

康熙私访

连丽如 贾建国 英来鹏



紫禁城出版社

康熙私访

连 丽 如
贾 建 国
英 来 鹏

紫禁城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《康熙私访》是一部评书话本。作者连丽如是著名的北派评书艺术家。书中以康熙微服私访、体恤民情、惜才爱才、惩恶肃贪等情节，塑造了开明有为、有个性、富于人情味的一代英主形象。语言生动传神，情节曲折有致，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好书。

康 熙 私 访

连丽如 贾建国 英来鹏

紫禁城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顺义曙光印刷厂印刷

开本,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, 13 字数, 31,000

1993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0047-073-3/1·4 定价, 10元

目 录

第 一 回	(1)
第 二 回	(9)
第 三 回	(18)
第 四 回	(27)
第 五 回	(36)
第 六 回	(45)
第 七 回	(55)
第 八 回	(63)
第 九 回	(73)
第 十 回	(82)
第 十 一 回	(90)
第 十 二 回	(99)
第 十 三 回	(108)
第 十 四 回	(117)
第 十 五 回	(126)
第 十 六 回	(135)
第 十 七 回	(143)
第 十 八 回	(151)
第 十 九 回	(161)
第 二 十 回	(170)
第 二 十 一 回	(180)
第 二 十 二 回	(189)

第二十三回	(199)
第二十四回	(210)
第二十五回	(220)
第二十六回	(228)
第二十七回	(238)
第二十八回	(248)
第二十九回	(256)
第三十 回	(267)
第三十一回	(277)
第三十二回	(287)
第三十三回	(298)
第三十四回	(308)
第三十五回	(318)
第三十六回	(327)
第三十七回	(335)
第三十八回	(343)
第三十九回	(351)
第四十 回	(360)
第四十一回	(369)
第四十二回	(379)

康熙私访

第一回

智斗鳌拜在少年

平定三藩收台湾

辨别忠奸平叛乱

康熙微服访民间

四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《康熙私访》。

康熙八岁登基，在位六十一年。在中国的历史上，从头一位皇帝秦始皇开始，到最后一个皇帝清朝的溥仪为止，经历了几十个朝代，上百个皇帝，在位时间最长的就是清朝的康熙大帝了。

说的是康熙在位四十七年。康熙多大岁数啦？五十五岁。这天是腊月二十三，灶王爷上天，是糖瓜儿祭灶的日子。康熙上早朝办理国家大事，下朝后心里挺痛快，一个人遛遛达达奔了后宫。

康熙走着，微风刮在身上觉得挺暖和，抬头看万里无云，气暖晴和，低头再看，冰雪都开始融化了，康熙心旷神怡，心说：“腊月二十三，天儿就这么暖和，明年准是好收成。”

康熙皇帝正往前走，听见后边脚步声音响，跟随皇上的小太监们回头一看，宫中的四十八处都总管、奏事臣、大太监梁九公跑来了。

梁九公慌慌张张跑到康熙皇帝身后，跪下说：“主子，奴才有大事启奏。”康熙皇帝站住了，回头一看，是奏事臣梁九公。

问道：“梁总管，有什么事吗？”梁九公说：“主子，宫中拣到了三只民间失落的风筝，两只落在了养心宫，一只落在了慈宁宫，奴才不敢隐瞒，赶紧来启奏主子。”

“噢。”康熙一听，原来是宫中拣到了三只老百姓放的风筝。

那么，为什么这点小事大太监梁九公就按大事奏禀皇上呢？甭说是皇宫内院，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家，要是拣到一只风筝，主人都不高兴，那时候迷信呀！认为对主人不利，拾到风筝的人把风筝撕破了，往门外一扔。丢风筝的人拣走破风筝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，何况这是皇宫内院哪！所以梁九公跑来奏明皇上。

康熙皇帝一听，这么点儿事呀！心说：“为了三只风筝，我要传下旨去查办放风筝的人，眼看快过年了，得闹得全城百姓不安，不能安居度日呀！再说，老百姓要能放风筝，得吃饱了穿暖了，有了闲心才能放风筝玩哪！老百姓有好日子过，这是普天同庆的好事，我干什么为了这三只风筝就传旨严办呢？”

康熙皇帝想到这里，笑着说：“梁总管，三只风筝就算了吧！扔掉就是了。”

大太监梁九公没敢站起来，说道：“主子，这三只风筝不是无故落在宫中，风筝上面有字，词句相同，字体相同，请主子龙目御览。”

“噢。”康熙一听，风筝上有字，梁九公又说三只风筝不是无故落入宫院，这里边可能有事，便说：“好吧！把风筝拿来，朕亲自观看。”

“奴才遵旨。”梁九公急忙站起身形，命小太监把三只风筝抬到康熙面前。为什么抬呀？因为风筝特别大，足有一人多高。

康熙看这三只大风筝，两只蜻蜓一只沙燕儿，上面果然有字，字体一样，词句也相同，康熙不由得读出声音来了：“胡字

古无踪，日月同行，两房高一房，持刀去行凶，病人除灾难，三才天地中，官逼民难忍，五伦自居中。”

“唉呀！”康熙皇帝马上就测出来了！康熙是个大才子呀！

胡字古无踪，姓胡的胡，把古字去掉，就剩下一个月字，月亮的月。

日月同行，一个日字一个月字同行，日月一同走，在一处，是个明字。

第三句是两房高一房，这不是个字儿呀！噢！房上有房是个楼字，三个字是月明楼。

持刀去行凶，行凶就是去杀人哪！杀的是谁呢？

病人除灾难，三才天地中，病人灾难除去就是病好了，身体痊愈了，天、地、人三才，上天下地当中为人字，杀的是好人。五个字连在一起是月明楼杀好人。

官逼民难忍，这句话是说官逼民难忍必反呀！反谁呢？五伦自居中，五伦乃天、地、君、亲、师，居中是君字呀！连起来一句话是月明楼杀好人反君。

康熙皇帝心说：“这是有人成心把风筝放入宫院之中，让我知道哇！”眼珠一转，有了主意，说道：“梁总管，把风筝抬下去吧！”“奴才遵旨。”梁九公可不敢把风筝扔喽！因为皇上传的口旨并没有扔字，忙命小太监把风筝抬走收起来。

单说康熙皇帝，第二天腊月二十四，升早朝办理国事，第三天是腊月二十五，康熙皇帝传下一道旨意：“召见顺天府尹施世伦，书房见驾。”

顺天府尹施世伦接到旨意，赶紧入宫到御书房，参见康熙大帝。

施世伦进了御书房，见皇上端然正坐，慌忙跪在地上，口称：“臣施世伦叩见皇上。”康熙说：“施爱卿免礼平身。”

“谢皇上。”“赐座。”“臣谢座。”施世伦坐在了皇上的身边。

一个座位上。

康熙看着施世伦说：“施爱卿，朕问你，北京有没有叫月明楼的地方？”

施世伦回答：“回皇上问话，前门外鲜鱼口有座戏楼叫月明楼。”

“噢，前门外鲜鱼口。”康熙又说：“朕问你，月明楼何人所开？”

“回皇上，月明楼的主人是镶蓝旗旗人安三太。”

康熙问：“安三太人品如何？”“皇上，这个安三太，当地人称他为南霸天。”

“啊！”康熙皇帝不由得气往上撞，用手一指说：“施世伦，北京是天子脚下，帝王都城，为什么有南霸天所在？他为什么得此恶名？难道说他做恶多端吗？”

施世伦忙说：“皇上千万不要动怒，容臣奏明。安三太以开双楼为名，实际上聚赌留娼，勾结官府，走动衙门，重利盘剥，剥削百姓，还有几条人命在身，臣正在严查。”

康熙皇帝听到这里气得直哆嗦呀！说道：“施世伦，你身为顺天府尹，既然知道安三太欺压百姓，有几条人命，你为什么不严办恶人？”

施世伦说：“皇上，臣施世伦蒙皇恩浩荡，身为顺天府尹，刚刚上任，并不知道月明楼的事情。前天腊月二十三，家人在臣院中拣到了一只风筝，臣见风筝上有字，几句话中暗藏一句活，臣测是月明楼杀好人反君。臣马上传问家人，才知道安三太所做的恶事。臣正要查明此事，好奏明皇上，请皇上传旨严办安三太。”

“唉！”康熙出了一口恶气，点了点头说：“施爱卿，你家中腊月二十三也见到了风筝了？”“正是。”“爱卿，朕的宫中腊月二十三也见到了三只风筝，上边也有词句，暗藏一句月明楼杀好人反君。施爱卿，你身为顺天府尹，要保护百姓忠于朝廷，

你出宫去吧！”“臣谢皇上。”施世伦赶紧退出了御书房。

康熙皇帝当天下午传下了两道密旨。一道密旨传到了十三省总镖局，也就是皇上的御镖店，命四品金头御马快黄三泰和杨香武明天早上到月明楼保驾；第二道密旨，传到神力王阿尔素的府中，命神力王阿尔素明天中午带兵到月明楼接驾。

两道密旨传下去了。

神力王阿尔素是谁呀？据说阿尔素是康熙皇帝的兄弟，跟康熙同年同月生，比康熙小几天。神力王阿尔素力大无穷，是康熙皇帝的左膀右臂，是清朝的擎天白玉柱，架海紫金梁，掌全国的兵权，大权在握。

第二天早上，康熙皇帝起床更衣，进了早膳，传下口旨：“命梁九公进见。”

大太监梁九公来见皇帝，见康熙的穿戴，马上就明白了。

康熙皇帝头戴暖貂帽，迎面镶着一颗珍珠，霞光闪闪，瑞彩千条，夺人二目，少说也得有二钱多重，身上穿着绉绸面的皮袄，玄狐的里儿，玄狼的领子，暖和极了，离着三尺远，雪都能化喽！外边穿着紫缎子马褂，紫缎子中衣，两只暖靴，带着眼头褡裢。

梁九公知道，皇上穿着这身便服，是要出宫微服私访。主子为什么要去私访？为的是风筝上的词句——月明楼杀好人反君。

康熙皇帝的眼头褡裢里装的是什​​么呀？里边有皇上的烟袋、烟荷包。皇上的烟袋是紫江竹的杆儿，赤金锅儿，金刚石的嘴儿。两个口袋里还装着皇上的兵刃——一对短链渗金镏黎锤。皇上会武艺吗？会呀！康熙皇帝是一位文武双全的皇上。

皇上还戴着秋水真光镜，也就是墨镜。手里提着小包袱，里边有什么？有吃墨珠、月明珠、避水珠、避火珠，火鸡缎的和衫，三道空头旨意，九点桃花日夜寒暑码，珍珠香串一百零八颗。

梁九公见驾，康熙皇帝说：“梁总管，朕要出宫私访。”

梁九公知道，皇上经常出宫私访，据说康熙在位六十一年，出访过一百二十八次。皇上访过东陵马兰峪，访过山海关、盛京汗王殿，访过辽阳，到过逍遥县，往北到过老龙江，也就是现在的齐齐哈尔，到过热河巴沟喇嘛庙，三次下访过江南。

梁九公问：“主子，您有何吩咐？”

康熙说：“朕出宫私访，朕走后你再奏禀国母，国家大事由皇后主持。”

“奴才遵旨。”梁九公退出去，命人备好了皇上的宝驴。皇上的这头宝驴是山西伉百万进献给皇上的，这头宝驴日行一千夜走八百，比千里马跑的还快，这头驴有个名字，叫一字墨香驼龙兽，俗名叫一字墨寒烟云特，所以有人也管皇上这头宝驴叫宝特。

这头驴特别好看，五尺多长，粉鼻子粉眼儿粉嘴儿，浑身的毛跟黑缎子似的，太阳光一照，闪闪发光，驴的四条腿儿的毛是白色的，可说是四个银蹄儿。驴头挺肥，上边有个包，那可不是包，那叫头上生角，驴肚皮上的毛是一个旋儿跟着一个旋儿，这叫肚下生鳞。

康熙皇帝非常喜爱这头宝驴，只要出宫私访，除非步行，是非骑这头驴不可。康熙一看，宝驴备好了，便走出门外，上了宝驴，跨骑着一字墨寒烟云特，出宫私访。

梁九公跪送康熙，直到看不见皇上的影子了，才急忙站起来，去后宫禀明正宫国母。

咱们单说康熙皇帝，骑着一字墨寒烟云特出了皇宫，出了前门。皇上往大街上一看，做买的、做卖的，过往的行人挺多，还真热闹。皇上心说：“快过年了，人们正在置办年货。”正往前走，听见道旁有人吆喝：“包儿热咧，羊眼的包子刚出屉儿咧！”声音很脆。

皇上听着新鲜，心说：“羊眼馅的包子？我可是皇上，每天在宫中一传膳，是整桌的满汉全席，我想吃什么有什么，山中走兽云中雁，陆地牛羊海底鲜，是应有尽有。可是我还没吃过羊眼馅的包子，不知道羊眼馅儿是什么味儿，我得尝尝，哪怕是一个两个，吃着好吃。回到宫中让御膳房给我做。”

皇上想到这儿，掉脸儿顺声音观瞧，见路旁有一间门脸儿的一个小包子铺，门前挂着幌子。

皇上骑着驴走到包子铺门口，见门前站着一个过卖。这个人个儿不高，三十七、八岁，面色憔悴，好象大病初愈，大辫子在脖子上缠着，家做的棉袄、棉裤，补着补丁，系着围裙，肩头上搭着一块堂布手巾，两只家做的双道脸儿的棉鞋。这个过卖的吆喝一声，转身儿进了包子铺。

康熙皇帝一看，新鲜哪！不但包子新鲜，是羊眼馅的，刚腊月二十六，这个破包子铺门前把对子都贴上了，上联是家中没钱欠债不还，下联是要命有命甬想过年，横批是再见再见。“嘿嘿。”康熙心说：“我更得进去了，一来我尝尝羊眼馅的包子是什么味儿，二来我得问问包子铺掌柜的，为什么贴这么一副对子？”

康熙皇帝下了驴，把宝特拴在包子铺门前的幌杆上，迈步走进了包子铺。

一间门脸儿的包子铺，里边勾连搭几间房，黢黑。看来是年前也没粉刷，只是扫了扫。窗户纸一层又一层，跟打格褙似的。屋子里很破，靠北边山墙有一张八仙桌子，三条腿儿，一条腿儿是用破砖顶着，桌子这边一条破长板凳，一边儿有腿儿一边没腿儿，没腿儿怎么办呢？把山墙掏了一个窟窿，板凳面儿往山墙窟窿里一顺。方桌这边用砖头砌了一个方凳，上边铺着麻袋片儿。靠南边山墙有个破长条儿桌儿，桌子面儿是一块破案板儿，桌子没腿儿，好象也是用破砖头砌的。

康熙皇帝有心出去，又一想，谁让我想尝尝羊眼馅的包子呢！往柜台里一看，刚才吆喝羊眼包子的那个过卖坐在里边，哭丧着脸儿低着头，也没看见自己进来。再往后边厨房一看，咳！连点儿热乎气儿都没有，甭说煎炒烹炸的声音了。

康熙心说：“掌柜的没看见我，我咳嗽一声。”康熙咳嗽一声，掌柜的抬头了。这个掌柜的姓刘叫刘德，他爷爷开的包子铺，传给他爸爸又传给他，到他这儿已然是三辈儿了。去年秋天，刘德得了一场大病，当卖折押一贫如洗，病好了债主子堆门。快过年了，刘德开张三天了，没进来一个吃包子的。皇上进来，这是头一个。

康熙咳嗽一声，刘德听见了，抬头一看，心说：“喂！真是呀！四门贴贴儿，真有不认识字的，来了一位阔老客儿，侍候着吧！”

刘德站起来，迎了出去。

皇上一看，我坐哪儿呀？这边是一条长凳子，我要坐下，一会儿再来一位，谁能跟我平起平坐呀！干脆，我就坐这个独座儿吧！

刘德走过来，对皇上说：“老爷子，您请坐。”拿堂布给掸了掸，皇上坐下了。

康熙问：“掌柜的，前门外卖羊眼包子的有几家呀？”

“哟！老爷子您来着了，就我这一家儿，您打听打听，我就是有名的包儿刘德。”

“噢。”康熙又问：“那么，还没过年，你门前为什么贴这么一副对子呀？”

“喂！”刘德说：“老爷子，您不知道，我病了，为治病我是当卖折押呀！快过年了，账主子堆门，跟我耍账，我没钱还账，求人写了一副对子，家中没钱欠债不还，你一定要账哇！我没钱，要命有命，反正我不打算过年了，你也甭过了。他看着一恶心，账不要走了，这不就再见再见吗！”

“噢，是这么回事呀！好吧！那么我就尝尝你的羊眼包子吧！”

康熙私访

第二回

上回书说到康熙皇帝进了小包子铺，想尝尝羊眼馅的包子。

康熙坐着，包子铺掌柜的刘德在旁边伺候着。皇上说：“掌柜的，你这个包子铺还卖什么呀？”刘德说：“老爷子，我这儿还能炒几个毛菜，什么熘豆腐、焖豆腐、炒豆腐、烩豆腐、小葱儿拌豆腐、醋烹豆芽菜、素炒黄豆芽、白菜心拌豆腐丝儿，您要点儿什么呀？”皇上心说：“何算我掉在豆子地里了，我吃什么呀？没什么可吃的。得啦，我就尝俩羊眼馅的包子吧！”

康熙说：“掌柜的，有酒没有？”“有哇！”刘德说：“老爷子，您喝酒？”康熙说：“给我打上四两酒，端上两碟羊眼包子。”“唉，老爷子您等着。”

掌柜的刘德给打了四两酒，擦了擦酒盅儿，给皇上倒满了一盅儿酒，拿来碗筷，端上两盘包子，二十个。

皇上一看，包子个儿特别小，心说：“包子个儿小，皮薄馅儿大准得好吃，羊眼馅儿错不了。”康熙端起酒盅儿，抿了一口酒，直咧嘴。心说：“我要说他这酒是白水，有点儿冤枉他，这酒哇，也就是凉水里加点儿酒，稍微带点儿酒味儿。”把酒盅儿放下了。

康熙问：“掌柜的，你卖的酒多少钱一斤哪？”

刘德是做买卖的，一听老爷子问这话，就知道老爷子挑眼

了，忙说：“不贵。老爷子，这可是好酒。”

康熙说：“好酒？我要说你这酒是凉水，算是屈了你的心，反正是你的凉水缸里掺了一点酒。”“唉哟老爷子，您可真屈心哪！我跟您说，老爷子，听您的口音您也是北京人，北京是清水缸，不让埋烧锅，这酒是从四十里地以外顺义进的。老爷子，不瞒您说，刚才我告诉您了，我病了仨月了，求人给我支应了几天买卖，这准是酒缸盖没盖严，酒味儿都快跑没了。得啦，老爷子您将就着喝吧！我们这小买卖挣的是君子人钱。”

康熙一听，心说：“行啦！我也别挑眼啦！他说啦，小买卖挣的是君子人钱，我一挑眼就成了小人啦。得啦，酒我也不喝啦！我也不是为喝酒来的。”

康熙是皇上啊！那皇上得喝什么酒哇？皇上在宫中起码得喝女真陈绍，那纯粹是爷爷做酒孙子卖，爷爷做得了好酒，埋在地下几十年，孙子长大了再卖，皇上喝的是这样的酒，按现在说，皇上得喝茅台、五粮液。就刘德卖的这破酒，皇上喝得了吗？

皇上拿起筷子来，心说：“我就尝尝这个羊眼包子吧！”把一个包子夹开，夹起半个一看，黢黑。康熙还琢磨哪！羊眼睛是黑的，错不了。放在嘴里尝了一口，喝！皇上差点儿吐喽！要说包子馅儿全是白菜帮子，算是冤枉包子铺掌柜的，也就是把白菜剁吧剁吧，搁点儿大酱汤子抻上两勺羊油，拌吧拌吧，也就是包子馅了。皇上纳闷，夹起那半拉看了看又放下了，把所有的包子全夹开了，挨着个儿的都看了，甭说羊眼，连个眼皮儿都没看见。

皇上可生气啦！把脸一沉说：“刘德。”刘德赶紧接过话岔儿：“老爷子，您尝这包子馅儿……”他一看皇上的脸色，没敢往下说。康熙说：“你这个包子是什么馅呀？”刘德说：“羊肉白菜呀！”“白菜羊肉？”“对呀！”“刚才你在门前吆喝什么来啦？”刘德说：“我吆喝羊眼包子刚出屉儿呀！”康熙说：

“好吃不好吃的，咱们先搁在一边，你做买卖可不应该蒙人哪！”

刘德说：“哟！老爷子，我怎么蒙人啦？”康熙说：“你在门前吆喝的是羊眼的包子刚出屉儿，我把这两碟儿包子全夹开了，甭说羊眼，连个眼皮儿我都没看见，你这不是蒙人吗？”“唉哟老爷子，您错会意啦！”刘德说：“我吆喝羊眼包子，是包子个儿小，羊眼这么大个儿，前门外我是有名的羊眼包子，谁不知道我包儿刘德呀！您不信您打听打听。羊眼馅儿的包子？唉哟老爷子，这玩意儿一个包子一只羊眼，两个包子就是一个瞎羊啊！我一天卖几十屉包子，千八百只瞎羊我给谁轰去呀？”“咳！”皇上也乐了，心说：“敢情这包子是羊眼这么大个儿的，不是羊眼馅的，我这个皇上这当上大啦！得啦！包子我也不吃了，跟他算账吧！”

康熙把筷子放在桌上，对刘德说：“掌柜的，我不吃你的包子没关系，你还得做买卖哪！即便不是羊眼馅儿的，你倒是做点儿好馅儿呀！这包子馅儿这么难吃，你怎么赚钱哪？”刘德说：“老爷子，这馅儿可不错呀！您可能是不饿，您是想尝尝羊眼馅儿，这要是到了饭口，您正饿，您准吃着香。”

康熙也不跟他费话了，刚要说算帐，忽听门外有人长叹一声：“咳！龙离三江水，虎离万重山，君子不得地，出口告艰难，天哪！天哪！唉！”康熙顺声音观瞧，包儿刘德也往外看。

门前来了一个穷书生。这个穷念书的是个细高条儿，穿着一件破棉袄，补丁摞着补丁，都腊月二十六了，还穿着两只单鞋，头上戴着破毡帽，一条辫子蓬松着，这张脸起码三天没洗啦！满脸的淤泥，手跟炭条儿似的。在胳膊上搭着几副写好的对子。康熙心说：“噢，这是个卖对子的。”

包儿刘德一瞧，明白了，知道卖对子的穷书生干什么来了。快过年了，这个念书的穷书生没有钱，写了几副对子，买卖铺户挨家儿的送，掌柜的图个吉利吧，明明一副对子值两个老钱，你

也得给他仨老钱、四个老钱，穷书生好拿回去过年，度过年关。

“喂！”掌柜的刘德心说：“真是不开眼哪！你穷我比你还穷，我这门前贴着对子哪！”

刘德没办法，只好迎出来，对穷书生说：“我说穷哥们儿，有事吗？”

穷书生冲刘德深施一礼：“掌柜的，您买副对子吧，四个吉利，明年你买卖好，多赚银钱。”刘德说：“穷哥们儿你看见没有？我门前求人写了一副对子，上联家中没钱欠债不还；下联要命有命甭想过年，明白吧？我也没钱，你看我这横批是再见再见，穷哥们儿，请您另换一家儿，我实在是没钱买您这一副对子。”

“咳！”穷书生又叹了一口气：“这真是啊！上山擒虎易，出口告人难哪！掌柜的，您再穷您还开着买卖，开着包子铺哪！您看我，一天水米没打牙啦！我饿的受不了了，您买副对子，就算接济接济我了。”“穷哥们儿，您怎么穷对付哇？我屋里还有饭座儿呢！”“掌柜的，人穷说千声有不说一声无哇！掌柜的，您看我三十出头了，往这儿一站，我这么大的个子，张一回嘴不容易，您就施舍施舍，行个好儿吧！”说着，这个穷书生眼泪都快下来了。

刘德一琢磨，得啦！我也别跟他瞎耽误功夫啦，买他一副对子，我也没有用，干脆给他仨老钱，把他打发走了得啦！“好，穷哥们儿，你等着。”

包儿刘德转身走进了包子铺。走到柜台前，一看钱柜：“哎！”刘德的眼泪也快下来了，心说：“这钱柜还是我那个钱柜呀！原来买卖好的时候，里面满满当当的全是钱，现在钱都没了。”刘德个儿又小，低头猫腰，伸手往钱柜里一划拉，划拉一手倒刺。摸了半天摸出仨老钱来。

刘德托着仨老钱，走出了包子铺，递给了穷书生：“穷哥们